

# 五山版的意義

住吉朋彥 著  
劉潔 譯

## 以楊氏觀海堂藏書為例

五山版是日本南北朝時代（一三三六—一三九二）前後，在禪宗寺院刊行的版本稱呼。當時日本主要禪院被稱為五山，版本也被稱作五山版。南北朝以前的版本，係依寺院所藏佛典，以摹造鈔本的樣式，而得以保存。與之相反，禪宗一門，因接受了中國宋元出版盛行的影響，而襲用宋元版的樣式，刊行禪籍、以及有關詠作偈頌或駢文的世俗典籍。加之，日本貞和六年（一三六七）自福州來航的刻工，在京都嵯峨定居，並協助禪院陸續出版各種漢籍，從而改變了日本版刻的歷史。



### 楊守敬對五山版的蒐集

筆者認為，在中國最初正式發現五山版意義的學者，是楊守敬。他在日本蒐集了許多五山版本並帶回中國。

根據自一九七〇至七四年期間、

走訪臺灣並調查過主要藏書的阿部隆一氏的《中華民國國立故宮博物院楊氏觀海堂善本解題—中國訪書志》，可知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了楊氏舊藏的二十五種五山版。現列舉如下。

《經傳集解》南北朝刊本（三種）、《論語》天文二年（一五三三）刊本（三種）、《論語集解》室町初刊本、《韻鏡》享祿元年（一五二八）跋刊本、《增修互註禮部韻略》南北朝刊本、《古今韻會舉要》應永五年

（一三九八）刊本、《唐才子傳》南北朝刊本、《歷代帝王紹運圖》室町刊本、《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天文五年（一五三六）刊本、《察病指南》室町中期刊本、《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千字文註》南北朝刊本、《聯新事備詩學大成》南北朝刊本、《新編排韻增廣事類氏族大全》南北朝刊本、《五百家註音辯昌黎先生文集》南北朝刊本、《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嘉慶元年（一三八七）刊本、《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前集》南北朝刊本、《雪廬稟》南北朝刊本、《增注唐賢三體詩法》室町初刊本、同室町末刊本、

《皇元風雅》南北朝刊本、《詩人玉屑》南北朝刊本。

楊氏的藏書分別傳存於大陸和臺灣，故楊氏舊藏的五山版也散在了大陸。例如，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十五冊應永五年刊本的《古今韻會舉要》即為楊氏的舊藏，其全貌未明。不過根據著錄中華民國元年（一九一二）以前楊氏收藏情況的《鄰蘇園藏書目錄》所載，可知除了阿部氏著錄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分條項以外，另可列出如下的書目。

《東坡紀年錄》一本、《殘儀兵的》一本、《胡曾詩》（抄一/刻一）二本、《開元遺事》（抄一/刻一）二本、《蒙求古注》一本、《韻鏡序作》一本、《真山民詩》一本、日本古刻佛經十本、日本刻《臣軌》一本、《表制集》六冊、《禪林類聚》日本仿宋本廿冊。

以上書目，除了最後一種外，都在欄上作了「日本五山本」的注記。不過其他書目中沒有著錄五山版的也有很多，加上在國立故宮博物院保存的藏書《殘儀兵的》古活字版一

冊、《胡曾詩註》江戶前期刊本一冊等也包含了源於楊氏誤解的注記，故而上述的許多版本，可能並不屬於五山版。另一方面，像北京大學收藏的《古今韻會舉要》那樣，在楊氏沒有判定為五山版的版本內或也收藏了五山版的可能性。不過儘管如此，僅據故宮現存的五山版，仍可知其大要。

### 楊氏舊藏的五山版特色及意義

就楊氏舊藏的五山版，筆者有幸得到將國立故宮博物院所藏的部分觀海堂藏書加以調查的機會。現就其特色及意義，試述觀點若干。

首先，楊氏蒐集的最大特色就是收藏書目對漢籍外典的極度偏重。五山版的濫觴，源於在宋元時代印刷普及過程中的禪籍出版，五山版以祖師言行作為頓悟的參考，並通過傳布悟達境地的偈頌以及其他表達方式，來尋求擴大共鳴的方法。因此即便是日本鎌倉時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未出現的初期五山版，也都是對這些禪籍的翻刻。不過楊氏的蒐集中，卻缺少這些版本。



圖一 《唐才子傳》 日本南北朝刊本 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三 《察病指南》 日本南北朝刊本 首冊前副葉題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二 《唐才子傳》 日本南北朝刊本 首冊前副葉題辭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存叢書》而編成的錢熙祚《指海》叢書，進行了批判。

由此可見，楊氏在此後的《古逸叢書》中的見識頗為高遠。懷著對佚存書及其文本的強烈興趣，他還透過五山版的校勘過程，發現更加接近原文的內容。

南北朝以後，日本出身的五山僧中，學習宋元之風的表現就是編集同樣的語錄。與此同時，模仿宋元別集的純文學作品的集錄也得到共同版刻。例如，義堂周信的《義堂和尚語錄》、《空華集》、絕海中津的《絕

海和尚語錄》、《蕉堅臺》等即十分通行。也就是說，未必可稱為漢籍的日人著作中也存有五山版。但在楊氏收藏中，卻未見這類藏書的踪影。

楊氏在清末東渡來航，瞠目於日本的漢籍收藏，而開始為恢復丟失的中華古典四處奔走。他的這一目的，在《日本訪書志》載錄於各種傳本之上的楊守敬手寫識語跋文、以及蒐集了傳本精華的《古逸叢書》的內容中，都可得到很好的顯現。而觀海堂五山版的收藏，也存有相同的傾向。

據此，就楊氏五山版的收藏意義，大致可總結出以下四點。一、佚存書的收藏；二、善本的收藏；三、版本研究資料的收藏；四、五山版研究資料的收藏。

下面，即列舉數例加以說明。

一、佚存書的收藏

觀海堂收藏的五山版中包含了所謂的佚存書，這也是楊氏蒐書的意圖所在。具體而言，如辛文房的《唐才子傳》（圖一），其原書首冊的前扉葉背面即存有楊氏的識語如下。（圖二）

林天瀑輯佚存叢書有唐才子傳，據

除此書外，另有宋代通行的《韻鏡》室町刊本，也是一部無以倫比的佚存書。此書作為繼承了已經失傳的宋慶元三年（一一九七）刊本系統的覆刻本，而被收錄於楊氏編集的《古逸叢書》內。另外，楊氏收藏的還有宋代刊行的通俗醫書，即施發《察病指南》的室町刊本（圖三）、以及元人羅椅選集的陸游《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前集的南北朝刊本。這些都是在中國大陸沒有傳存的佚存書。由此，楊氏對漢字文化圈中五山版位置的出色發現即可略見一斑。

另外，《察病指南》和《名公妙選陸放翁詩集》前集的五山版，在日本的傳存也極為稀少。根據觀海堂藏書，其全貌方得以顯現。至於《韻鏡》，筆者會在第三部分再加敘述。

二、善本的收藏

母論稀觀書、佚存書，即便是就校勘未精的通行文本來說，也有對特定版本產生參考價值的作用。例如宋人魏慶之編著的詩話集《詩人玉屑》。在比較過諸家版本後，可知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的宋末元初刊本，

稱以五山板校印，且稱其以元槧翻雕，純繆極少。此本為狩谷望之求古樓所藏。森立之云：蓋即五山板本。余以所藏日本他五山板本照之，信然。然的是日本人重寫，非以元槧繕雕。如聞作葦、若各作名、諸省字之類，皆係日本舊刻通行俗字，可覆按也。今以天瀑印本較此書，則相異者不下千餘字。余初疑天瀑所據或別一本，後又得慶長活字本，則與此本全同。知亦即從此本出，而天瀑印本即係其臆改，不盡因活字排版多謬誤。如此本亦略有誤字，然視天瀑本，高出天淵矣。錢氏指海叢書刊此書，因天瀑本顛倒錯亂。以四庫所輯殘本校之，其兩通者附注於下，而不知其為林氏所改，非辛氏原文也。光緒戊子春守敬校訛並記

楊氏通過林述齋（號天瀑）總編的《佚存叢書》得知本書，並特意取五山版和古活字版加以對校，從而發現繼承了五山版至古活字版的文字和《佚存叢書》的文字存有相異，也發現後者有意更改的經過，對根據《佚

乃是冠絕諸本的優質文本。

問題是此種宋本僅傳存一、二例，臺北基本上二十卷完具，但北京大學圖書館本，卻不過是保留了卷四至卷七的殘存本。在這種情況下，所依賴的臺北本一旦出現缺落和印刷的故障，就存在最善版本不能再被參考的可能性。遺憾的是，現在臺北本的卷六至卷十四也存在不少的鈔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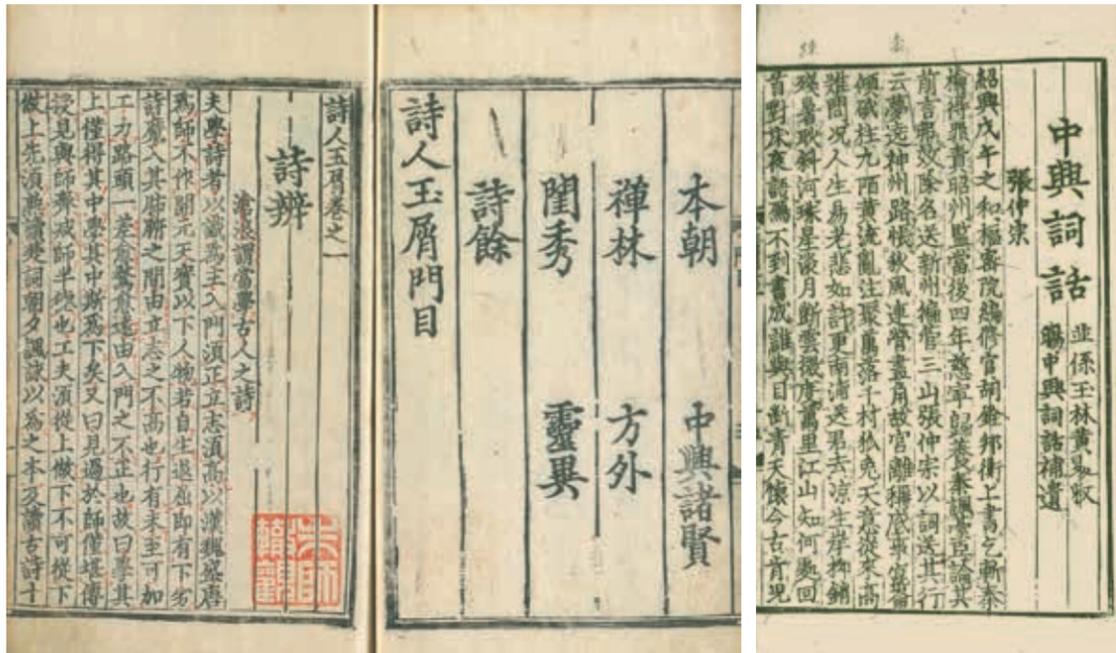
彼時的次佳善本，並非大陸《中華再造善本》所採用的元刊本，而是日本的五山版。此文本是更加忠實於宋本的覆刻。詳而言之，南北朝時代的五山版共有兩種刊行傳世，即不含正中元年（一三三四）跋文的無跋本和包含跋文的有跋本。有跋本以無跋本為底本，無跋本則直接以宋本為基準。

有跋本更具特有價值。它增入了在中國一度失傳的《中興詞話》等，並匯成了二十一卷。這個刊行於日本南北朝的有跋本，後成為朝鮮正統四年（一四三九）跋本和日本寬永十六年（一六三九）刊本的鼻祖，且得以流布傳播。（圖四）

也就是說，這兩種版本的五山



圖五 《古今韻會舉要》 日本應永5年刊本 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四 《詩人玉屑》 日本南北朝刊本 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卷二十一 中興詞話首

仔細觀察元刊本，會發現它們的版面存有修改過的痕跡，而覆刻的明前期刊本，則存有改修前的文本。不過這裡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本書的元版，作為後修本而存世較多，明版則應為基於此的未修本，筆者學力有限，尚無法對之加以確認。

在此情況下，觀察本書的五山版即日本應永五年（一三九八）刊本（圖五），可發現此版本融合了元版的未修本和改修本，且在欄上並記了後修增加的內容，本行中則顯示出未修的原貌來。同時，從刊年亦知，此版本是早於明前期刊本的版刻。故而與明版並列的五山版，可以旁證元刊未修本的存在。另外本書還存有同系的朝鮮版，但此版乃元刊後修本的覆刻本，細加觀察，即可發現版本系統間的相異。

由之，《古今韻會舉要》的例子具有如下作用：即五山版作為版本系統理解的一種佐證，也愈加明確表示出底本和覆刻本的意義。況且楊氏還為故宮觀海堂藏書遺留下了此書的元刊本、明前期刊本、日本應永五年刊

本、朝鮮宣德九年（一四三四）跋刊本、日本古活字刊本五種。另外北京大學也留存了應永刊本。故版本系統的研究問題，可得以深刻洞察。

再來談曾作為佚存書之例的《韻鏡》。（圖六）此書的五山版，包括被稱為永祿版的永祿七年（一五六四）的校記（陰刻）附刻本，以及被稱為享祿版的版本。永祿的校記，作為校改舊本的內容，存有享祿元年（一五二八）明經博士清原宣賢的跋文。對之，覆刻過享祿跋文的校勘未精的江戶初刊本，也有所傳存。不過，和永祿版同版的先行未修的享祿版則幾乎無傳。

就此問題，川瀨一馬氏論證出日本龍谷大學大宮圖書館藏的無跋版本並未版印過享祿跋文、同版中還存有改修前的文本，從而證明了享祿版的真實存在。接著，阿部隆一氏在故宮觀海堂藏書中發現這個享祿元年跋的未修本，再次佐證了這一假想版本的真實存在。

然而，筆者在調查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館藏的同版本之際，發現

版，前者處於補充最善本的宋本地地位，後者身為增補本，具有流布的影響地位，在對各種版本系統的影響方面，意義重大。

那麼，楊氏觀海堂中本書的南北朝刊本，究竟屬於上面提及的哪一種呢？乍看起來，此刊本因末尾含有正中跋文，而似為有跋本，但實際上，它是在無跋本的卷七後方配入有跋本的。可以說，它是前半部承繼了宋本、後半部則展現出二十一卷本原有姿態的獨特傳本。

此外，五山版的《春秋經傳集解》，作為享譽甚高的宋嘉定九年（一二一六）興國軍學刊本的覆刻，也具有補充原本的校勘價值。至於所謂的《正平本論語》（楊氏收藏室町初刊覆正平版），因源自日本舊鈔的唐本傳寫本，而成為優勝於諸版的善本。楊氏亦將之收入《古逸叢書》中。另外《新板增廣附音釋文千字文註》，作為「新板大字」本的修刻，也是早於同系統的朝鮮再鑄甲寅字刊本的南北朝刊行本。又《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則更是在宋

慶元六年（一二〇〇）刊行的，對魏仲舉編集本略施更改且加以新刊的宋版覆刻。新刊本的宋版，作為僅存卷十六至二十一、卷三十七至四十一的鐵琴銅劍樓舊藏的殘闕本，現傳存於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他卷次，則僅在五山版內有所存留。

由上可知，源於宋元版本的五山版，可在宋元版傳存不全或稀少之際，具有對宋元版加以補充的意義。而楊氏的收藏也恰好說明了這一點。

三、版本研究資料的收藏

一般的文獻學研究，必須以版本學的研究為基礎。版本學，並不限於對善本的搜索，還是一個對從舊本到流布本的演化過程加以系統、客觀地記述的課題。而五山版，就可為考察這樣的版本系統提供有效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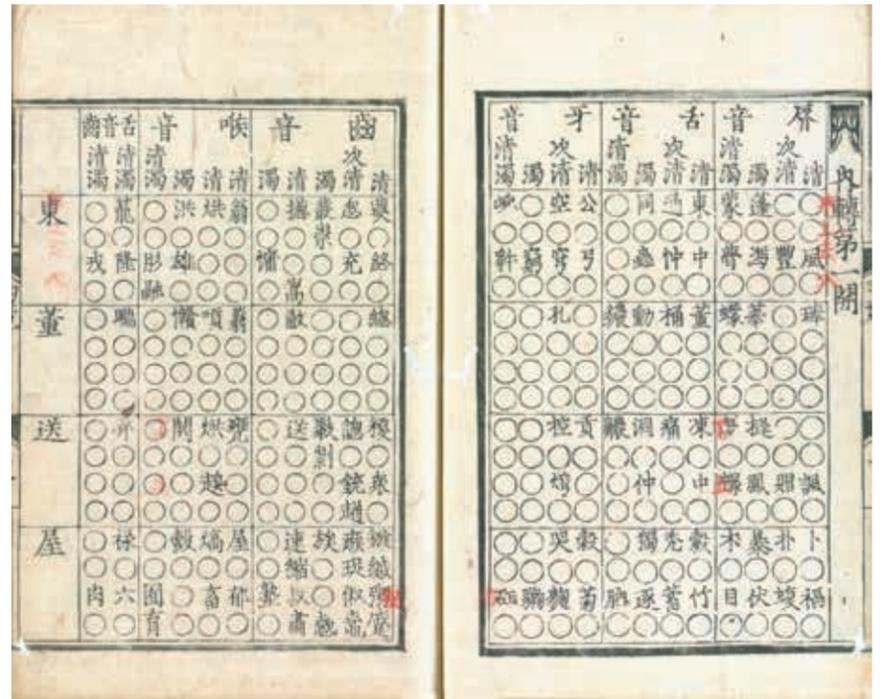
以元人熊忠編集的韻書《古今韻會舉要》為例。此書在元明時代就被廣泛接受，但其版本在日本南北朝和朝鮮亦已相當普及。因此，其元刊本與明前期刊本，雖然行款相同，但在揭示的字種和解說記事方面，仍存在著此許差異。



圖八 《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 日本天文五年明成化8年熊氏種德堂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歷博本是和龍谷大學本處於同樣狀態的傳本，其版面亦未刻存應有的享祿跋文。而在文本的印刷方面，歷博本和龍谷大學本也當屬早期。就之，歷來難以判斷。其原因或緣於添加享祿跋文時，冒頭右側邊欄的斷裂被加以整理，從而使此版本看起來宛若初印

之時的模樣。筆者在詳細觀察了楊氏觀海堂本後，而逐漸確認了這一點。現在室町刊的享祿元年跋修本已得到正確地修正，但不管怎樣，有關《韻鏡》，觀海堂本在版本種類的諸傳本中仍具有不可改變的關鍵位置和獨特價值。另外本書的《古逸叢書》



圖六 《韻鏡》 日本室町刊本 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新刊五百家注音辯唐柳先生文集》 日本嘉慶元年刊本 卷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和《詩人玉屑》有跋本，就包含了「仲」這一刻工名，從而和來朝元人刻工的版刻關係相聯。另外，第二章論及的《新刊五百家註音辯唐柳先生文集》之嘉慶元年（一三八七）刊本（圖七），也出自身為來朝刻工代表且為世間印出各式版本的福建行省莆田人俞良甫之手。而印有工人姓名的版本，就是刻工活動促使漢籍外典流通且改變日本出版史及學問史的具體實證。

另一方面，覆元版《增修互註禮部韻略》的一部分還附刻了「日本永春刀」的文字。五山版對漢籍的版刻，並非一邊倒地傾向來朝刻工，內中亦不乏日本刻工自行操刀的情況。又《聯新事備詩學大成》卷二十尾部的未刻部分，存有白文的「石見」的左文字，與應永五年（一三九八）刊行的《古今韻會舉要》內的日本刻工名氏相同。考慮到他們的職業活動，可證明兩者是在南北朝末室町初的同期被加以刊行的。

另外《毛詩》、《千字文註》和《詩人玉屑》的無跋本，其印刷傳為

本，所採用者也並非享祿跋本，而是經過校改的永祿本系統的版本。

四、五山版研究資料的收錄

最後，從研究五山版本身的觀點來加以考察。例如面對操刀版刻的刻工問題時，楊氏藏本中就包含了許多重要信息。像已談及的《千字文註》

# 鄰蘇觀海

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

The Bibliophile Yang Shoujing and His Guanhaitang  
Library of Rare Editions and Antiquarian Books

6/7-12/14

【陳列室 Galleries】

展覽區 104

【開放時間 Opening hours】

全年開放，上午八時三十分至下午六時三十分  
週五、六夜間延長開放至晚間九時

Open daily from 08:30 to 18:30 all year round  
Friday and Saturday visiting hours extended until 21:00

《鄰蘇觀海—院藏楊守敬圖書特展》  
導覽手冊於本院禮品部販售



以三張表裏相聯的長形雕版為底板。證據是，在前後的書腦中出現了相鄰紙葉的邊欄和首尾行，沿之可逆推出雕版的原貌。從十一世紀以來，在日本印刷卷子本的版本經驗中，這樣的長版被時加費用。來朝刻工的出版也活躍了這一傳統。此事作為技術史上的問題而興味深遠。

筆者推斷，這三張相聯的版本含有數量較多的六張一組的特色，而最初的雕版則採取每表裏三張便配置出六張一片的形狀。長版本身是日本的傳統形式，在彼處配置六張，也就成為此時期五山版的重要特色。這一情況在來朝刻工的雕版中尤多。

最後論述《新刊勿聽子俗解八十一難經》(圖八)的天文五年(一五三六)刊本。本版是在五山版的最末期，由越前國一乘谷的領主朝倉孝景出資，醫生谷野一栢籌備而刊行的醫書注解。其原本的編者是建陽種德堂的書肆主人熊宗立。谷野氏所翻刻者，就是明成化八年(一四七二)的熊氏種德堂本。

從明版翻刻這一點來看，此書

與五山版類同，但其在室町後半期傳播於地方，故無論是內容還是出版主體，都失去了與五山禪僧的直接關係。五山版時代走向終結。漢籍外典的出版在日本生根，並開始追求普通實用的功能。

此版本所使用的雕版共有六枚，後傳至福井縣敦賀市的西福寺，今被福井縣立歷史博物館所收藏。其長版形狀為幅長超過八十公分、一面兩張、表裏四張。此版本經過了來朝刻工的時代，以預示中日出版文化之融合、顯現日本近世出版全盛狀況的面貌展現於世人面前。

如上所述，作為學術資料的五山

版意義，在於其包含特有的文本，提供分別版本系統的善本和版本類型的相關事例，體現出版本形成的社會狀況。另外，對以漢籍作為漢字文化圈一員的日本歷史背景而言，五山版可以說是折射出五山禪僧的學問和來朝刻工的技术相互邂逅與急速發展的中日文化交流一端的最佳資料。

在此意義上，楊氏觀海堂的五山版收藏，不僅昭示孜孜求索於漢籍典籍的楊守敬的蒐書意志，也成為體現五山版意義的重要版本群。

作者任職於慶應義塾大學新道文庫  
譯者為九州大學博士

## 參考文獻

1. 川瀨一馬，《五山版之研究》，日本古書籍商協會，一九七〇。
2. 阿部隆一，《增訂中國訪書志》，汲古書院，一九八三。
3. 大沼晴暉，《圖書大概》，汲古書院，二〇一〇。
4. 拙著，《中世日本漢學之基礎研究·韻類編》，汲古書院，二〇一〇。
5. 湖北省博物館編，《鄰蘇園藏書目錄》，上海辭書出版社，二〇〇九。
6. 張健，《魏慶之及〈詩人玉屑〉考》，《人文中國》第十輯，二〇〇四。
7. 拙稿，《〈詩人玉屑〉版本考》，《斯道文庫論集》第四十七輯，二〇一三。
8. 岳珍，《柳集五百家注前良甫翻宋本考述》，《典籍與文化》第六十八期，二〇〇九。
9. 太田亨，《五山版〈新刊五百家註音并唐柳先生文集〉について》，《文學·隔月刊》第十二卷，第五號，二〇一〇。
10. 拙稿，《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五山版目錄解題》，《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研究報告》第一八六集，二〇一四。